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工業革命與自由放任

升大學時選了工業工程 (Industrial Engineering)，這學科譯作「產業工程」會更為恰當。工業或製造業屬「第二產業」；原材料生產是「第一產業」，包括漁牧農礦等；「第三產業」則是服務業。我們這個專業比「工商管理」還多學了採礦業，反倒是「Business Administration」霸佔了「工商管理」的招牌，他們實是「商務行政」，要管理工業機構還得要重頭學起呢！三級產業都講究4個「M」的操作，就是人力 (Manpower)、財力 (Money)、物力 (Material，即原材料) 和機械 (Machine，即不依靠動物動力的「生財工具」)。若問：「能源呢？」對曰：「已包在Machine之中。」因為工業革命之後，高效率的機械化生產設備最消耗能源。大一時有一門「科技發展史」，洋老師說中國南宋時期，最有條件首先發展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宋室錯過了大好機遇，給英國後來居上，借工業革命之力，一躍而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這個新穎的說法當年只是聽聽就算。

英國的成功當真只靠工業革命帶來的「生財工具」升級嗎？許多年之後，忽然明白到其他3個「M」都不容忽視。英國工業革命所需的「人力」靠利砲堅船搶掠回來！受害者以非洲原住民和印度人為最大宗。「財力」則先搶印度；再有對中國傾銷鴉片的暴利，然後是不平等條約強索的賠款。「物力」來自土地，英倫最爾小

國，工業革命後急速發展的紡織業需要大片土地種植棉花，印度和北美都給看中了。北美原住民因文化特徵而不肯屈服為奴，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於是受到殖民者無情殺戮，大西洋彼岸的非洲人則可逆來順受，便有大規模黑奴販賣的罪孽。

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最先開花結果，或許是南宋朝廷受華夏文明傳統影響，沒有向外搶人、搶錢和搶地的動機吧！今時回頭去看那些歲月，洋老師必定真誠地相信他講課的內容，該不會明知而拿我們「洗腦」。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有人大談英人治港的成功之道。其中一項是謳歌褒美「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的經濟政策，後來有聰明人將這個法文術語改譯為「積極不干涉」，這「語言藝術」還真算高明了。其實此輩有意不談「中國元素」和「中國人元素」。前者涉及香港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傳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爆發了「抗美援朝」之役，然後是美國對新中國的第一波全面圍堵，香港經濟因為這個新的國際形勢而獲益；後者則是居港中國人以辛勤汗水創造的財富。英人百多年來固然亦有建樹，不過都是為更有效剝削香港本地「土人」而為之，不見得有多大的好心。

1997年合浦珠還，英人失去了「會下蛋的鵝」，英國的經濟民生就如王小二拜年了。「自由放任」什麼的，有個屁用？有生之年看通舊日港人給「洗腦」的點滴，上著待吾不薄也！

「回歸前洗腦教育」之三，完



人生漫遊處 童心

金錢之外

有個認識多年的朋友，每個月都會去志蓮淨苑或是慈山寺拜菩薩。他的家住在港島東區，這兩個寺院不論去哪一個都不算近，我經常調侃他「翻山越嶺，爬山涉水」。只見今年不過三十出頭的他，在神明面前跪下來，雙手合十，朝着神明們深深地俯下身去，把額頭低低地磕到地上。彌勒菩薩、韋陀菩薩、觀音菩薩，一個一個地拜過。他的口中默念着什麼，在每一個神明面前都不太一樣。比如，他在彌勒菩薩面前，講的是「祈求艱辛與困難早日過去」，而在藥師殿，講的是「疫情和病痛早日結束」。

我心生好奇，連忙問他：「家裏有人生病？」他搖搖頭。我又問：「你的工作遇到麻煩？」他依舊搖搖頭。想了一陣，他說：「我只是想讓現在這安寧的生活，可以長久、更長久一些。換一種說法，大概就是希望接下去的日子，所有的付出都會有回報。」我不禁肅然起敬，總而有些汗顏。人生短暫，人生在世，都要有所敬畏。朋友將深奧的佛理和這樣的一份自覺，轉化成悲天憫人的內心自覺，這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勇氣。

這也或多或少改變了我對金融界人士的一些看法。朋友在保險行業做事，我曾笑他，整天就變着各種法子從別人的口袋裏「弄錢」，賺取佣金。「所

以，你交朋友，有多少目的是為了純潔的友誼，有多少目的是為了那沾滿慾望的『阿堵物』？」朋友避開了我不懷好意的鋒芒，不慌不忙道：「你看，我每個月都來拜佛，在佛前，我把內心的祈求、負累，以及迷惑、混沌連同生活的無力感一併交出，當然更有自己的卑微；待我一身輕鬆地走出這寺院，走向那喧囂熙攘的俗世，一定又是抖擻精神，去奮鬥和打拚。去為向神明祈禱過的，一點一滴地兌付自己的努力。我覺得，這就是金錢之外收穫的人生。純潔和慾望，並不完全對立，而是看你的出發點在哪裏。」

聽了朋友的話，我不禁想起發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疫情前，我們有時會約上共同的好友去蘭桂坊小聚，和酒館老闆很熟，酒醉後常賒賬。去年，我們又去那家酒館，無意中聽老闆抱怨，另一個朋友移民英國，「可還欠我300港幣沒還呢。」他立即掏出錢來，但遲疑了一下，沒有立刻還。到了後面幾天，我們又去時，他把錢遞給老闆，並說：「我那個朋友走得太急，沒來得及，他特意讓我替他還給你。」他悄悄地告訴我：「如果我當時就還，老闆不一定會相信，雖然老闆知道我是在做好事，但會對那個走掉的朋友留下不好的印象。」

金錢之外，一定有溫暖的事物，那就是人心。



心窗常開 潘明珠

你好中國 城市之旅

校園裏的大展板掛了一幅中國的大地圖，正在等參加閱讀活動的小朋友排隊排好，眼睛則好奇地望着地圖，似乎有點疑問。「潘老師，這是什麼地方啊？」一個小女孩指着鄰近香港的位置問。

我告訴她，這就是廣州啊！我問小朋友，大家認識廣州這個城市嗎？他們都搖搖頭。

也難怪，過去3年疫情，困於香港，這些只有約10歲的小朋友，沒有機會跟父母到內地去旅行，究竟哪兒是怎樣的呢？大家都概念模糊。收到阿卡狄亞童書編輯傳來，《你好，中國》系列叢書第一輯共10本的繪本即將面世，真是好消息！

這正好給小朋友繪本旅遊了！讓我們藉着悅目的閱讀，可愉快地逐一遊歷這些中國內地不同的美好城市，真太棒啊！

《你好，中國》這套書，文字優質，插畫精美，由國家全民閱讀形象代言人、國際兒童讀物聯盟首屆「愛閱人物獎」得主朱永新先生策劃並任主編，是一套專為兒童繪畫，以圖畫書的形式全方位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民族、地理等的百科全書式的科普讀物。這套書每一繪本寫一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成都、青島、廣州、廈門、大連、洛陽、揚州、海口，每本內文均由知名兒童文學作家撰寫，每個城市由一位熟悉或成長於當地的作家擔綱。作家陣容有趙麗宏、龐余亮、楊紅櫻、潘金英、孫雲曉、李秋沅、龐品成、葛欣、邱華棟、雁陣。

例如其中《你好，中國》之《廣州》這一本，由潘金英撰寫，她小時候曾居於廣州，而近10年又常到廣州及大灣區內地各城考察，把城市見聞給中小學作專題演講，於是她把廣州傳統文化和現代新姿對照書寫，配合細節豐富的插圖，讓小讀者通過廣州老店，以及新建高度等場景式插畫，以有趣見聞的故事形式，引起讀者的興趣以領略五羊城文化的魅力。

我欣賞繪本每一冊圍繞一座城市描繪，富趣味地介紹不同城市之特色，知識涵蓋其歷史、地理、飲食、文化、交通等，讓小讀者以沉浸式遊覽的視角，在輕鬆活潑的氛圍中，走訪各城，認識中國大地物博，不同城市有豐富的地貌文化，開啟中國城市文明之旅。親子閱讀此套圖書，可以配合中國地圖，玩旅遊猜圖遊戲，例如看圖猜城市景點、相關史地文化、特色風俗節慶、食物、交通……來吧，就讓眼睛隨身閱讀，讓足跡在心靈大道上移動，走走看看這10個美麗的城市啊，你會喜出望外哩！



《你好，中國》書影。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西方藝術對中國的誤解

中國雖是文明古國，但舊時交通不發達消息互不相通，外國人對中國的認知是模糊的，這也是正常不過。中國文明發展了幾千年，今日的社會、習性和發展都是由過往的經驗而來，縱使現代交通發達，已發展國家的人民從未踏足亞洲的仍然為數不少，要不同文不同種的人去明白我們，實在是夏蟲語冰，只能靠時間和溝通去改變。從藝術交流中，我們明白到誤解從何而來，也知從何而解。

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列支敦士登王室的藏品展「藝苑尋珍」，在眾多珍藏中有一張大型掛畫，是來自約1715年的柏林，題為「觀見中國皇帝 (莫臥兒君主系列)」。

據說當時流行中國風，設計師只在曾到亞洲遊歷者出版的書籍尋找靈感。今次參觀藏品的香港人都為掛畫上的中國皇帝摸不着頭腦，他盤腿坐在連皇座的石階上，留八字鬍子，頭髮盤上，沒

穿龍袍，四周無龍柱風樑，怎和中國拉上關係？還是明眼人清醒：「莫臥兒是印度皇帝，混亂了！」大家明白過來。也慶幸今次能到此掛畫，明白古代歐洲人的誤解。說實話中國人看到藍眼金髮也分不了是來自歐洲何國。

這讓我想起比利時漫畫家 Hergé，原名 Georges Remi (1907-1983年) 的《丁丁歷險記》(Les Aventures De TinTin)，書中的主人翁丁丁以記者身份到世界各地探訪，經歷了許多驚險有趣的事。在那個年代交通不發達，大家就靠這書去環遊世界，這漫畫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極受歡迎。可是作者大都沒有去過這些國家，只憑別人口述、找資訊、幻想而成。當中的講中國的《藍蓮花》(Le Lotus Bleu, 1936年) 形容中國人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騎駝鳥，就露出破綻了。

藝術珍貴的地方是讓不同民族透過藝術品去互相認識，各地更多的文化藝術交流，了解的便愈多。



◆觀見中國皇帝 (莫臥兒君主) 掛畫的誤會。作者供圖



百家廊 梁爽

冬天是果醬的季節

小時，除了沿樓梯擺得擠擠挨挨的大白菜，冬天最多的就是蘋果。裝蘋果的紙盒箱子常常放在陽台上，結了冰的窗子和牆壁在午後的陽光裏滲出水來，箱子也就早早地浸濕了。瓦楞紙變了形，包着紙的蘋果也往往熬不到吃完，就開始腐爛了。那時，家裏的大人會將爛掉的邊邊角角依次挖去，餘下的切成小塊，加冰糖煮成糖水。有時會放幾粒紅棗，加些銀耳，因為黏稠而多了幾分甜似的。後來見過廣東的糖水，即使是連食文化裏變了形的，也多包裝得豐富而講究，與煮蘋果子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再沒買過冬儲菜和整箱的水果，那種特殊的甜腐，竟再也想不起了。

其實從絕對數量講，好吃的並沒有多到過剩的地步，只是不能很好地保存，供人們每日都吃到同樣的新鮮。舊時的性格測試裏，常有這樣一問，假設你有一串葡萄，是先挑最好的吃，還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後吃，以答案之不同區分兩種人、兩種價值觀。誇大其詞暫且不論，最主要是缺少詩意。而遠在古羅馬時期，人們就把鮮花和水果浸到蜂蜜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新鮮食物短缺，法國人慣用果醬抹麵包。對於美食在手究竟什麼時候吃這點上，凡此種種假設，遠不如實際動手動手。要麼敞開了肚子吃個痛快，要麼想想法子吃得長久些。

去年冬天，熱騰騰的蘋果醬煮在鍋裏，我窩在沙發上看電影。即使是無生趣的片子，也忘了時間。結果，果醬糊了鍋。任裏開開不住腳收拾屋子的那口氣呼呼出來罵人，也只能再添些水，繼續攪和着。滿心愧疚，念及西式廚房裏完全自動化的

攪拌器、計時器，乃至防噴鍋的發明創造，真是人性。若是刨根問底，問這裏的人性是什麼？我想，多半是做枯燥工作時的三心二意吧。

殊不知，再後來自己做果醬，從處理水果到加熱攪拌，都寸步不敢離地盯着，再有趣的節目也無法把我叫進客廳。想起日本電影《小森林》裏，女主角市子不忍心看着滿樹的紅果拚命長大，最後只能腐敗在土地裏，於是說：「那就做成果醬吧。」然而，像剝餃子餡兒一樣地用刀子切碎果肉，像像魔法湯一樣地轉圈攪拌，不厭其煩的過程裏，真的僅僅是為了不浪費和多吃一口甜？做果醬，難說不是一種行為藝術，其主要目的與其說是滿足口腹之慾，不如說是用這種單純的體力付出，這種次序井然的動作本身，強迫自己一心一意地專注。至於藏在冰箱裏的瓶瓶罐罐吃得了吃不了，反而是無關痛癢的。這時候，誰要以全自動化的種種為忙活得手腳不得閒的人提供便利，實在是沒眼力見兒，也是最大的不人性。

忽然想起顧城有一首小詩：青青的野葡萄/淡黃的小月亮/媽媽發愁了/怎麼做果醬 我說：別加糖/在早晨的籬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紅太陽

詩題叫《安慰》。安慰什麼呢？是充滿童稚的孩子安慰為糖發愁的母親，還是作者借此安慰人們無米下鍋的窘迫生活？難怪顧城會被稱為「童話詩人」，短短幾句，輕輕簡簡，把一件苦澀的事寫得充滿了愛和甜，卻也不是輕飄飄的敷衍。野葡萄自然生長，還沒有成熟就被摘下，但同樣青澀的孩子卻有着意外成熟的智慧，以捨為得，化繁為簡，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讀到它的

人也因而心中一寬、心頭一暖。

詩人流諸筆端的感情，大概正如其在同年散文《少年時代的陽光》中所表達的：「我要用我的生命：自己和未來的微笑，去為孩子們鋪一片草地，築一座詩的童話的花園，使人們相信，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東方會像太陽般輝煌，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終都會實現。」這並不是打了雞血的盲目樂觀，而是真正面對現實的悲憫。後來，這首小詩被譜了曲，用在電影《青春祭》裏，亦是含蓄動人，哀而不傷。但與詩本身的朦朧不同，對自己的詩心，顧城卻解釋得十分清楚。他特意強調，這個「童」是《童心說》(明·李贄) 中的「童」，是指未被污染的本心，而不是指兒童幼稚的心。

至於「怎麼做果醬」，人們真正需要的或許未必是一本食譜，精確到幾克這個、幾克那個，水多多少、水溫幾何，而是一種大把時間用着也不心疼的安適與從容，一種真正的內心的寧靜。在這樣的寧靜裏，你沿途採下漸變色的葉子，趁它們未被乾燥的冷風吹得酥脆，洗淨了製成標本。

天一日比一日短了，法海寺的壁畫還沒有看，櫻桃溝的小松鼠也尚未吃過我餵的西瓜，生活好像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等着我去看、去想、去經歷，永遠也無法窮盡的那種多。食物短缺的時候，一串野葡萄、一罐果醬就是奢侈的幸福。閱讀飢渴的年代，任何一張帶字的紙都可以囫圇吞棗地看。哪怕真的無趣，也能從字裏行間找到自己需要的。如此想來，天底下大概沒有什麼事真正是枯澀的，只要願意，人盡可以把自己味的事做成自己心裏有趣的事。就像楊絳和錢鐘書「常抖擻出肚子裏的白字比較着玩」，也不失為一種「不加糖」的安慰吧。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團團」備忘錄

對於「滾滾滾」(滾滾：網民對熊貓的暱稱) 來說，今年真的有些悲傷。先是陪伴了港人23載的「安安」溘然長逝，接着又是移居寶島14年的「團團」永遠地離開了。而在兩岸關係趨冷的大背景下，「團團」的離世，讓人格外唏噓。以至於，在這個初冬的雨天，小狸怎麼也忍不住想寫一篇有關「團團」的「備忘錄」，為了那些不應該被遺忘的時光。

從名字開始，「團團」就很有故事。那還是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赴大陸上演著名的「和平之旅」，其間，大陸方面決定給台灣送份「厚禮」：一雌一雄兩隻大熊貓。2006年的央視春晚和其他春晚都不一樣，因為在那場晚會上有一件宏大而獨特的事件——全國1億多人參與投票給兩隻贈台熊貓起了個名字：「團團」和「圓圓」。

「團團」去世後，消息登上微博熱搜，很多大陸網友留言說：「真的很捨不得，你的名字還是小時候我們全家發短信投票選出來的呢，一路走好啊『團團』。」觀之讓人動容。

名字起好了卻未能馬上成行，直到2008年馬英九上台執政後，「團團」和「圓圓」才終於移居寶島台灣。憑着「全球最萌物種」的硬實力，「團團」和「圓圓」一落地就在島內掀起了規模空前的「貓熊熱」。僅亮相第一天，就有多達1.8萬人來爭相一睹芳容。根據台北動物園的統計，2009年也即「團團」和「圓圓」入台第一年，動物園創下360萬人次的入園紀錄。這個紀錄一直保持，從未被別的名星動物超越，直到「團團」和「圓圓」的大女兒——「圓仔」誕生，才被刷新。

就這樣，「團團」和「圓圓」在台灣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一直沐浴在台灣民眾的種種關愛中，並先後產下「圓仔」和「圓寶」兩隻「熊二代」。「『團團』有點胖，每天會被安排做3個仰臥起坐」、「『團團』的牙斷過，是全球第一個戴牙套的貓熊」、「『團團』很暖男，比『圓圓』還溫柔，一副『乖乖熊』樣子……」從「團團」生病開始，就有數不清的台灣民眾為牠留言「集氣」，念及牠的日常點滴，那是他們心中的「集體回憶」。

2005年籌劃「團團」和「圓圓」赴台時，正是兩岸關係由冷轉熱的蓬勃期，雖然時逢民進黨執政，但民間經濟和文化活動卻日漸頻密，呈现出「政冷經熱」和「官冷民熱」的狀態。「團團」和「圓圓」赴台安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象徵，台灣媒體更視其為兩岸「和解」的關鍵。在那之後，兩岸恢復官方交流，民間活動多元，雙方民眾紛紛跨越海峽到對岸旅遊、學習和工作。而寶島新移民「團團」和「圓圓」一家，也在台北遇到了很多「老鄉」……直至近些年，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各種交流戛然而止。

但必須備忘的是，就在「團團」去世前，大陸相關專家應邀赴台幫助救治。台北動物園進一步透露，直至疫情前，大陸方面每年都會派專家來台指導照顧大熊貓。包括2013年「圓仔」出生時，大陸也曾派專人來協助餵奶。這一絲因大熊貓而在冰冷截斷中倖存的溫暖聯繫讓人再次淚目。

有感於此，小狸寫下這篇小小的備忘錄，以紀念「團團」，以紀念「沒有藍綠，只有黑白」的往日時光，以紀念曾經那麼窄的海峽、那麼近的兩岸。



信而有征 劉征

德里達的元宇宙

假如我今天嘗試快速的用一篇小文章來聊德里達，實在是他很需要被知道。在以往，只有文藝理論者或一些學術範圍之外的、趕時髦的人給他冠以「解構主義之父」的頭銜。然而，當我們開始談論元宇宙的時候，德里達，甚或是笛卡兒才真的時髦起來了。原因是他們在很早之前就在研究類似問題，並把這種狀態稱為之思維本身。說是思維，還太簡單，應當稱之為思維生態。它飄搖不定，令一切的意義生產都難以被完全捕捉。在局部，思維還可解，可一進入宏觀視角就不一樣了。樣樣都充滿矛盾。

不過，執拗的德里達不這樣認為。他說，一切固然是一切本身，但倘若人一旦感知到它，它就會立刻被俘虜。沒有未經感知就進入我的生活的世界，也就沒有一個無我的存在。這脫胎於笛卡兒我思我在的思想難形被德里達用兩個概念的顛倒表示出來，以反對上世紀六十年代風靡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結構主義那裏，是先承認了物之本體，並將它叫做能指。之後，才有人選中此物，抽出其中一個意義來，讓它為其所用。這個為其

所用被叫做所指，它處於從屬地位。德里達偏不，他說：「所指在前。」顯現即對我可見，可見就是我的看見。

前一秒，每一個經歷過唯物主義訓練的人，每一個在物質世界存身，並時刻因無法逾越的境遇倍感痛苦的人都會接受能指在前的事實。可看到德里達的論述，人人又都動搖了。因為否定了德里達，就否定了自己的感知。而我們的生存，本身就是依賴感知在生存，即便是痛苦，也是一種感覺。沒有了感知的人是不可想像的，他既然已經形同機器，那被無情的毀滅，或者被放棄掉又有什麼可惜的呢？所以，任何關於人工智能無限強大的技術決定論傾向一定會招致激烈的對抗，因為人工智能作為人的創造物，唯一創造不出來的就是內在只能為個體所感知到的情感。即便一個機器人，被創造出了眼淚，即便一個互聯網絡，當時有高興、悲傷、氣憤，但那都是給別人看的。真正的情感，是一種自我感知。表達是次要的，感知才是主要的。

德里達以關注人的方式關注感知，他令一個外在結構構邊站了。或者，使其成了一個

工具的外在，激發着自我作為認知和情感的自我。一個出生在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居民，一個在阿爾及利亞大鬧着要脫離法國的時代，有一個叫做德里達的人自始至終都在自我承認的路上走着，讓我們熱烈歡迎他。

德里達給我們在發現自我和認識自我，並最終承認自我存在的路上建立起來一個榜樣。並且，他還讓這個自我成了一個科學。變成了《論文字學》、《聲音與現象》、《胡塞爾現象學中的起源問題》等等。一個比元宇宙還早的元宇宙理論，比斯克伯格這些技術派狂熱的創造元宇宙更理性的人本主義。他並不想製造一個所有人在其中的異想的抽象世界，這個世界或多或少有些避世的味道。就像一種精神，愈複雜愈完整倒不見得真的值得慶祝，因為思維的縝密都是在遇到麻煩的時候才被迫添加細節。德里達願意將一種純粹精神回歸個體的內心，而且堅守了一種內在性情原則。這不是侵略，僅是在為個人辯護而已。而這才是好的元宇宙，在給心靈帶來慰藉的同時，又與身體和生活不相關。